

庄东贤

乐城纪事

海峡文艺出版社

自序

我的写作是极为情绪化的。没有很好的心情，没有饱满的创作欲望，我是绝不会铺上稿纸坐到案前去的。短文尚且如此，何况准备写长篇呢！

1996年3月7日。是日春光明媚春风和煦。心情舒畅。过了春节又过元宵。节日的喧嚣，世俗的应酬，琐事的烦碌以及玩牌搓麻将，都已过去了，尽兴了。浮躁的心境复归于平静。我对自己说，应该努力了，不能再虚掷光阴了。于是便坐了下来，开始了长篇小说《乐城纪事》的起笔。这一天成绩还不错，一口气写了近万字。根据以往的经验，凡是我动手开始做的事，决不会半途而废。开局很好。征兆也不错。

当时还给自己订下指标：每天完成10页300格的稿纸3000字。这个长篇我计划写25万字左右。照此算来，两三个月时间就可以写出初稿。应该说，每天写3000个字于我并不是困难的事。我是有足够信心的。

我的自信更主要的还是我对所要写的人物和内容的把握。这些人和事，已在我脑海里盘活了好长时光。我于1984年夏天离开《福建文学》编辑部，改行当新闻记者。一当就是五六年。只因有了一段颇具戏剧性的经历，我才有机会到福建省文学院当专业作家。一当又是七八年。其间还到石狮市挂职任市长助理达三年多。这十几年的生活积累和体验，我所见所闻所经历

的，足够我写这部长篇小说了。在长篇小说还未动笔前，我多次大言不惭地说，我对我要写的人物和故事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是来自生活的，不是关在书斋凭空臆造的，不会有水份的。一位我尊敬的作家说过，作家的经历是他创作最宝贵的财富。信其言矣。我接着又说，我缺乏信心的，是自己的才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对人物的琢磨。这是实话。

我的写作从来都是轻轻松松快快活活的。决不为写作所苦所累。想写就写。写不下决不作冥思苦想状。每天写多少算多少，决不囿于所订下的指标。顺当时一天能写万把字；不顺当时数日内一个字未写。其间，该办的事照办。该开的会照开。照样探亲访友上超市逛书店。倘若有饭局牌局，只要感觉好有兴趣，也是照去不误。就这样时断时续，终于在8月21日完成了22万字的初稿。接着便开始边修改边誊抄。我不会玩电脑。写这部长篇依然是操钢笔爬格子。进入到修改誊抄这个程序，于我如同农人从春播到秋收，满怀喜悦。当誊抄得工工整整的稿纸越叠越高如同收获的果实放置身旁，那种兴奋的心情是局外人难予体味的。

我写过十几个中篇上百个短篇小说。《乐城纪事》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动笔前，我既没有列出人物表，也没有写故事提纲。据说这两项是写长篇不可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但人物和故事在我脑子里却是栩栩如生了如指掌。我就这样信笔写下去。那些故事纷纷涌到笔端“报到”。写得格外的顺利。我对所写的人和事太熟悉了。我仅是对这些素材进行必要的加工。或把许多人的故事集于一人身上，或把一人的故事分摊到许多人那里。这样，小说里的人物便成了艺术形象。与生活中我所熟悉的人和事风马牛不相及了。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这是基本常识。但我还得郑重声明：我所写的纯属虚构，切勿

对号入座，如要打官司，恕不奉陪。

不少朋友问我，你的这部长篇写什么内容呢？我语塞。至今也找不出适当的词语可以概括出来。只能泛泛而谈，模而糊之地说，我写的是沿海地区九十年代初开放改革的故事。再问，表现什么主题呢？我更难予回答了。我只能如实地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表现什么主题。让读者自己评判、自己得出结论吧。这样回答岂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吗？并不。我以为，生活中的人是很复杂的。性格也是各异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是以一颗善良的心去表现他们。我讴歌真善美，鞭挞丑恶与腐败。但我相信，真善美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也是生活的主流。在小说的结尾我借主人公之口说，不管怎么说，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是的，生活无限的美好！

1996年11月于二郎斋

许多年后，当应运生回忆起在乐城的那段经历，依然心潮澎湃，思绪翻腾；

依然有几分惆怅，几分迷惘。

他想，岁月流走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流不走的，是我们脑海中那些难忘的记忆；

他想，在漫漫的人生轨道上，有多少难忘的事发生，有多少难忘的人相遇。这其中，有属生活的必然，也有纯属偶然。

那些偶然发生的事，那些偶然相遇的人，说是命运安排也罢，捉弄也罢，反正你无法抗拒，避不开也逃不脱。

命运呵，命运！

1

那天晚上按工作日程表的安排，由他接待外省的一个参观团。乐城虽说是个县级市，因经济繁荣轻工业发达物品丰富价格便宜而名闻遐迩。每天来这里做生意的、购物的、游览参观的络绎不绝。据工商部门统计，日均两万五千多人，最多的竟达三四万之众。政府负责接待的，除上级领导有关部门外，更多的则是来自全国各地机关团体的客人。有时一天来了十几拨，实在疲于应付。

应运生副市长一想到晚上又得在那些陌生客人面前装出一副热情友好的脸孔，说那些千篇一律的言词，听那些听惯了的陈词滥调，还得频频起身劝酒碰杯，饭后还得陪客人到歌舞厅卡拉OK去泡掉一个晚上，他不由得浑身毛躁，烦透心了。他在办公室来回踱着，想办法摆脱掉。

灵机一动，办法来了。他按了按电话。

是甘主任吗？

是我。你是哪位？

我是哪位你都听不出？

哦，是应副——市长。你有什么指示？

别来这一套。什么指示不指示的。

那，你有什么事？

晚上的接待，我临时有事，你替我辛苦一趟。

不行不行，我不够格呀。人家是地级市的副市长，我这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接待，不怕人家怪我们怠慢他们吗？

你别推三托四好不好？副部级的客人你也接待过，还以为我不知道？你殷勤些，热情些，菜点好些，酒上好些，人家还管你是谁接待的？晚上我真的有事，要考虑修建乐海公路的事。你别再推辞了。

说罢，放下电话。他当然听不见，甘主任在那边对他的一顿臭骂。

隔天他听甘主任说，那些来自西部省份的客人，饭后提出要上KTV，并且再三声明，费用他们自理。要求档次要高的，设备尽量豪华的，好让他们“开开眼界”。那位负责具体事务的，还正儿八经地要歌厅的经理找几位水灵的小姐陪他们领导。这个晚上一直玩到凌晨才罢休。

也就是说，那天晚上要是他自己亲自接待，就得凌晨才回宿舍。这样，也就不会有那段令他难忘的故事的开端了。

2

应运生在机关食堂吃过晚饭，亲自驾着那辆“皇冠3.0”轿车回宿舍。这车是乐城的一位海外华侨赠送的，指名归他专用。他的座车和乐城的第一把手、市委书记兼市长向群同一档次。为

此引来了种种非议。还是向书记为他撑腰，说，又不是用公款买的，你们意见什么呢？谁出钱谁主意，要给谁用就归谁。只要不是自己开口伸手要，谁有本事也可照此办理。第一把手发话了，非议也就消失了。

是秋末初冬的晚上，天下着霏霏细雨。这个季节，位于海滨的乐城经常下起如烟似雾的细雨，大街湿漉漉的。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翠绿欲滴，行人懒得打伞，悠着在大街上徜徉。应运生格外小心驾着车，到达机关宿舍区，看看表，只差5分就七点了。他是三步并着两步赶到六楼宿舍的，扭开电视，正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刚开始。

看罢中央台、省台及乐城隶属的白水市新闻之后，他无意中按到有个台正在播映一出外国电视片，镜头恰好是一对男女的床上戏。这是司空见惯了的，正想再按别的台看看有没有体育节目，那个男的忽地板过女人的肩，问道：

最近有没有和你丈夫做爱？

女人一愣，盯着男的问：

有必要回答吗？

当然。

咄咄逼人。女人无可奈何，表情万般痛苦。

有的。

这组镜头把应运生吸引住了，饶有兴趣接着往下看。不一会屏幕上出现“上集完”，请看下集，然后是广告。好在广告不太长，又出现片名。原来这电视片叫《隧道》，写一个画家和一个已婚女人的恋情。画家太爱这个女人了，由此产生变态心理，猜疑、妒忌她，甚至使用种种手段伤害她。深爱画家的女人忍无可忍，只好离开他。画家又对她刻骨铭心的思念。结局是悲惨的；画家因爱而恨潜入女人的房中把她杀了。

很有看头的一部电视剧。画家复杂的、变态的心理处理得极为准确、漂亮，令人击案，耐人寻味。男女主角的演技很精湛，既有深度又有力度。

看完这部电视剧后，已过了 21 点了。应运生从公文包里抽出那份国土局送来的扩建乐海路的设计方案，很认真地看着。

案上的电话铃响起来了。

他皱着眉头，考虑着：接，还是不接？终于还是拿起话筒。你好，哪位？

应副市长，你好。我是小柳，叫柳咏絮。一个女人的声音，甜甜的，清脆的，却又是陌生的。

应运生想了又想，实在记不起柳咏絮是谁了。只好抱歉地说：

对不起，我好像不太认识你。

这难怪，我们只见过一次面。我原在个体协会办公室工作，有次你接待省个协的领导，我也参加了。那天宴会上我们同桌，我送给你一张名片，你也给了我一张。大概是三四个月前的事了，可能你没什么印象了。

似乎有个模模糊糊的轮廓，但不怎么清晰。应运生便说：好像有个印象。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被人软禁了！

应运生还以为她说着玩的，便道：

不至于此吧？不会这么严重吧？

想不到这个小柳在电话中哽咽起来了。应运生这才意识到事情严重，急忙说：

小柳，到底怎么回事呀？谁软禁你？你人在哪里？你快告诉我。

小柳哽咽着说：

我在个协工作时，认识“双吉”制鞋厂厂长祝双吉。他对我说，他的鞋厂经销处需要个经理，问我愿意不愿意去。还说，每月工薪 1500 元，奖金另算，比个协的工薪高了一倍，还可以走南闯北联系业务开阔眼界。说得我心动了，便辞去了个协工作到他的工厂。岂料到厂里才发觉，经销处早就有经理了，人家已经当了好几年了。祝厂长解释说，他对这个经理不太满意，准备让我代替他，但眼下暂时还换不了，要我先当他的秘书，月薪仍然也是 1500 元。我只好答应了。他安排我住在和他办公室隔壁的一间单人宿舍。我住进去时，发觉门锁内外都可开，不能关死，当夜和衣睡觉，不敢合眼。半夜，锁孔转动了。我忙拉亮电灯坐在床上。进来的正是祝厂长。他说这房间原是他的休息室，忘了已经让给我住了，很抱歉。我说没关系。他就坐到我身旁来，说着肉麻的话。还说，明天他就把经销处经理辞了，让我上任去。一上任他就加薪。说罢，就拉我的手。我站起身对他说，祝厂长你看错人了，我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女孩子，请你自重。他望了望我说了声“不识抬举”便悻悻而去。当晚我就到楼下和几位也是外地来的女员工一起住。她们告诉我，祝厂长的女秘书两年就换了十几个人。一旦被 he 得手了，不上两个月就找借口把人家炒了再换新的；得不到手的，关在厂里不让走。外地女孩孤独无援，有的只好从二楼跳到厂外面的马路偷跑，工资行李全不要。第二天我就向他辞职，他不理不睬，派人看着我，不让我走出厂门一步。我已经被他软禁三天了。上午，有人悄悄告诉我，他威胁那几个女员工，不准让我住在她们那儿。我吓坏了，便瞅个机会给我的几位老乡挂个电话，要她们救我。她们找到厂里，被挡在门外，不准见我。我举目无亲，陷入绝境，忽然记起你，便给你挂了电话，请你救救我。应副市长，你要是不救我，我只有死路一条了。你总

不会见死不救吧？

说罢，又在电话中哭泣。

应运生忙说：

小柳，你别哭。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公民受法律的保护。不管是谁，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就是犯法，就要追究法律责任。这样吧，你把身旁电话机号码告诉我，你不要走开，等着我的电话。

柳咏絮急急忙忙地说：

应副市长，你是不是要给那姓祝的挂电话？他不在厂里。千万使不得呀，一挂我的处境会更惨。他很可能把我藏匿到别的地方去，而后欺骗你们说早让我走了，你们也拿他没办法。厂里早有人警告过我了，不能这么做。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还没回厂前，你派个人把我接出去。

应运生想了想，说：

这样吧，你先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人就在那里等我的电话，好吧？

记下柳咏絮告诉他的电话号码后，应运生考虑着，该如何处理这件棘手的事。

祝双吉这个人他还是比较熟悉的，他是乐城有名的企业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双吉”制鞋厂生产的系列休闲鞋，销路一直很好，饮誉海内外。鞋厂是乐城的纳税大户。此君对公益事业较为热心，捐赠不少，因此，得到了不少眩目的头衔：乐城人大代表、商会副会长、个协副主席等等。但，却爱沾花惹草，桃色绯闻几乎从没断过，没料到竟发展到用这种卑鄙的手段了，真是匪夷所思。

应运生确实想直接给祝双吉挂电话，让他放人。经柳咏絮一说，转而想了想，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让祝双吉脑羞成怒，

事情反而不好办，甚至适得其反。看来只能像柳咏絮所说的，趁他不在厂里的时候，把人救出。

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到厂里把柳咏絮带出来，他是个体协会主席柯泰。应运生听人说过，柯泰和祝双吉是患难之交，换帖兄弟。柯泰居长，祝双吉称他为“大的”。由柯泰出面，是最合适不过了。

应运生找出柯泰家里的电话号码，挂了电话。很巧，接电话的正是柯泰本人。

应运生把事情婉转地说了说，请他马上到鞋厂把柳咏絮带出来。又说，如果祝双吉要怪他，就说是我应运生交办的。还说，这也是对祝双吉的爱护，因为他这样做已触犯法律，属非法拘禁他人。

道理是很有说服力的。应运生还以为，柯泰会满口应承立即照办。他印象中的柯泰，是个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对这类不仁不义的事，肯定会挺身而出的。

柯泰沉吟半晌，他的话却出应运生的意料：

应副市长，这件事我干不得。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就是干不得，不能干。

那你也得说一说不原因呀。

道理明摆着，柳咏絮原是个协招来的，祝双吉把她挖走了；现在，我又趁他不在厂的时候，半夜三更把她带走。他一张扬出去，岂不让人以为我和他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吗？你说，这类粘粘糊糊的事我能干吗？

你可以解释，是我请你出面的呀。

凡事到需要解释的份上，解释就起不了作用了。因为流言蜚语总是渲染一部分省略一部分因此就更能迷惑人。我到这个

年纪了，不想引火惹身，尤其是这种花花草草的事。应副市长，我很尊敬你，也请你理解我的苦衷！

个协主席不想再听应运生说什么，就把电话搁下了。

应运生也曾掠过一个念头，给公安局治安科挂个电话，叫他们去把小柳带出来。但这样做肯定会闹得风风雨雨沸沸扬扬，让祝双吉面子扫地。他的愿望是尽量不把事情闹大，尽量在小范围内妥善解决，这也是对企业家的爱护。

看来最好的办法是由他出面把人带出来。他下了决心，便给柳咏絮挂电话说他马上接她去，让她等着。

从顶层走到楼下，这才发觉，雨点比前一会粗了。停车的地方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应运生不想再回宿舍拿伞，便走进雨帘中。打开车门时才发觉衣服湿了一大片。

他的车在“双吉”鞋厂门口停下。

鞋厂那扇厚重的铁门紧闭着，他敲了敲边角那扇小门。

便有一张皱巴巴的脸孔探出来：

你找谁？

我是市政府的。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应副市长，我到你们厂好几次了。

皱巴巴的脸孔上那张嘴咧开了，露出两颗闪亮的金牙：

是应市长呀，你好你好。你找老板吗？老板不在呀。要不要我挂他的手提告诉他？

我不找老板，我找一位姓柳的小姐。

姓柳的小姐？老头故作惊讶状，想了一会，便说，没有呀，厂里没有姓柳的小姐呀。

姓柳的小姐此刻就在办公室等着我，我是接到她的电话才来的。应运生威严的目光盯着那门卫。他忙别过脸。

哦，你说的是那位川妹子呀，我还不知道她姓柳，都叫她

“川妹子”。老板交代我们，她欠厂里的钱，没还清就不准离厂。

她欠厂里多少钱？

这我不知道了。

这样吧，你告诉老板，她欠厂里的钱我负责讨回给他；讨不回来我赔。我现在来带她走的。

没有老板开口，我不能让她走！

应运生声严色厉：

你听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是犯法的，我可以马上通知公安局把你抓起来。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看着办吧！

这几句话把老头吓住了，只得讪讪地说：

你是市长大人，我这个小百姓，怎敢不听你的。

那好，你挂电话把小柳叫下来。

不一会，柳咏絮挎着个坤包下楼来了。

应运生望了她一眼，印象中并没有这个姑娘的形象。如果不是她在电话中自我介绍一番，他决不会认出她是谁的。

这川妹子，看上去有二十四五岁，肤色白皙，个儿高挑，面貌俊秀，身段姣好；身上有一种看上去高雅脱俗的气质。外表虽不算漂亮，那气质却是超群的。一见面就让人好感。

此时她脸上露出惶惶不安的神色，站在应运生面前，不知所措。

应运生朝她点点头，说：

上车吧，我带你找你的老乡去。

柳咏絮嗫嚅道：

我还有行李。

行李以后再拿吧，不会没有的。

那张皱皱巴巴的脸孔只好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眼巴巴地望着副市长的轿车消失在烟雨之中。

你的老乡在哪儿？我送你去。

应运生驾着车，头也没回问道。

我有位好友在“欢乐今宵”歌舞厅当歌手，我找她去。

应运生的车在“欢乐今宵”歌舞厅停下。柳咏絮下了车，踌躇着，问：应副市长，谢谢你，你回去吧！

应运生在车上就考虑好了，他得当着别人的面把柳咏絮送到她的女友那里，这样，就可杜绝可能会出现的谣言，比如，应副市长深更半夜把柳小姐带上哪儿去了，等等。他便对柳咏絮说，走吧，我也上去看看。

刚装修不久的“欢乐今宵”歌舞厅，金碧辉煌气派高雅。空气中弥漫着香蕉油漆的气味。迷幻灯的彩光在眼前闪烁摇晃。半月形的小舞台上，一位头发上束，穿着胸口很低的黑色紧身上衣的歌手，浓装艳抹，半眯着眼，唱着一支颇为流行的歌曲。

在众多的流行歌曲中，应运生唯独喜欢这支歌，他也能唱，这是台湾歌手苏芮唱的《牵手》。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因为路过你的路，
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
追逐着你的追逐……

接下去有段过度曲。歌手睁开眼，突然，她扔了话筒，跑了过来，高兴地喊道：

柳姐，柳姐，你出来了！

出入歌舞厅大都是社会上三教九流的，所有的目光随着歌手手齐刷刷投向柳咏絮和应运生身上。这当中，可能有认识他应运生的。应运生坦然自若。他想，这样更好。

柳咏絮介绍道：

她是我的老乡，也是好友，叫肖君君。

又对肖君君说：

亏得应副市长亲自到厂里把我救出来。

肖君君愤愤不平：

什么臭厂长企业家！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色狼！我们去了几趟不让见，挂电话也不叫接。要是柳姐出了事，我们老乡早就商量好了，决不饶他，上北京告他去。他想得臭美，以为有几个臭钱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货色！

应运生忙打断她的话说：

小肖：你别再说了。这件事到此为止，不准再闹，也不要向外张扬。行李我会吩咐厂里给小柳送去。你们出门在外，又是女孩，凡事都得格外小心谨慎。记住了，要吸取教训。

柳咏絮眼眶盈满泪水，说了句：

应副市长，大恩不言谢……

3

迷迷糊糊中听到案上的电话机铃响了，更深夜静，铃声格外刺耳。

应运生被吵醒了。欠起身，把电话机挪到床头。问道：

哪位？

是应副市长吧？

我是。你是哪位？

我刚回到厂里。听门卫说，你亲自驾着市长座车到我们厂来，把一位小姐带出去了。是吧？

应运生睡意顿消。没料到这个祝双吉会在半夜三更兴师问罪来了。

有什么话你说，我听着。

应运生扭开电灯，坐立起来。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3点10分。

我很敬重你，我们交情也不错呀。记得上届人代会，选举正副市长，凡是我认识的人我都叮咛他们，要投应副一票，够哥们了吧？你分管的工作，需要我支持的，只要你开口，我什么时候拒绝过？够意思了吧？这就不说了，就说我对乐城公益事业贡献，你心中也有数的。向市长也是多次肯定的。可是，万没想到，你竟为了个风尘女子，不顾情面，没和我商量一声就把她带走了。我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

你干脆就把你心里想说的，统统倒出来吧，我听着。

我当然会说。我听人家说过，你和这位姓柳的关系不一般。如果确实这样，我祝双吉拱手相让，决不二话。就等你一句话！

你说完没有？应运生心平气和问道。

祝双吉一声冷笑，接着说：

你喜欢她尽可以给我挂个电话呀，哥们我肯定不至于会为个女人坏了我们感情的。说句实在话，像她这样的女人，在乐城眯着眼一抓也有一大把。

你都说完了吧？该我说了吧？

你说吧！

应运生依然是那种平和的声调，说：

老祝呀，你颠倒黑白也罢血口喷人也罢，我不生气也不和你计较。你说这些时其实你心里也是一清二楚的你是心虚，强词夺理。因为你明白你的所作所为如果被揭露出来，你就要身败名裂；告上法庭，你就要吃官司蹲大牢。是这样吗？你说。

你想威胁我？搞错人了。大牢我坐过7年了，我怕什么？笑话！

你坐7年牢我知道，当时是受极左思潮影响，错抓了。今天坐牢，性质完全不同了。今天有法可依依法办事。你把那个柳咏絮软禁在你的工厂三天三夜，限制她的人身自由，你知道你已经触犯了刑法吗？

别吓唬人了。官话吓不倒人，官大压不死人，比你大的官我也见过。

那我们就无话可说了。

应运生把电话压下，不想再和他纠缠了。

刚躺下，电话又响起来了。

应副市长，你别动怒，我是粗人，没有多少文化，刚才有冒犯之处，还请你多多包涵。我不让柳小姐离厂，是有原因的，你不能光听她一面之词，也得听我解释呀。

那口气已经有点儿低声下气了。这个祝双吉呀。应运生便说：我不是让你说完了我再说吗？既然你还有话，就说吧！

柳小姐原来答应到我们厂工作，因此，她从四川老家到乐城的机票，我们让她报销了。后来她不想干了，我们理所当然要追回那笔报销款。在报销款没有退回前，我们当然不准她离开。原因就在这里。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理应通过合法的途径求得解决。不管你有多么充足的道理，把人家关在厂里三天，就是违法的，犯官司的。你应该清醒了。